

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统治者，熊通，
在任征伐不服，开疆拓土，始称王。
武王出征，不胜不归。

楚武王

刘保昌 著

长江出版传媒
崇文书局

楚武王

CHU WU WANG

刘保昌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楚武王/刘保昌著. —武汉: 崇文书局, 2012. 11

ISBN 978-7-5403-2423-0

I. ①楚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61240 号

楚武王

责任编辑: 李尔钢

出 版: 崇文书局

地 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

邮 编: 430070

发 行: 崇文书局 (027-87679712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(027-87863005)

开 本: 700×1000mm 1/16

字 数: 300 千字

印 张: 19.75

插 页: 1

版 次: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3-2423-0

定 价: 30.00 元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

/ 001/ 第一章 楚庸争战

/ 001/ 1. 斗沮用兵

/ 017/ 2. 熊通传书

/ 027/ 3. 卢妲杀奸

/ 040/ 4. 蚡冒中箭

/ 047/ 5. 楚庸罢兵

/ 054/ 第二章 营救伯比

/ 054/ 1. 郢国羽书

/ 063/ 2. 云梦春潮

/ 074/ 3. 智胜一筹

/ 084/ 4. 肝胆相照

/ 097/ 第三章 雪夜风情

/ 097/ 1. 挑灯看剑

/ 099/ 2. 冬宵春情

/ 104/ 3. 各有所好

/ 110/ 4. 老谋深算





/ 115/ 第四章 随国迷雾

/ 115/ 1. 秘密账簿

/ 125/ 2. 闭户密议

/ 127/ 3. 尔虞我诈

/ 132/ 4. 斗智斗勇

/ 137/ 5. 黑山来袭

/ 140/ 6. 变生肘腋

/ 151/ 第五章 丹阳剧变

/ 151/ 1. 温峡山道

/ 158/ 2. 仲比逃楚

/ 171/ 3. 君臣朝议

/ 176/ 4. 宫闱内外

/ 186/ 5. 丹阳之夏

/ 191/ 第六章 整顿江汉

/ 191/ 1. 侵申之役

/ 197/ 2. 斗缗反叛

/ 208/ 3. 祝聃来书

/ 220/ 4. 朝堂之上



/ 226/ 第七章 熊通称王

/ 226/ 1. 两番伐随

/ 236/ 2. 兄弟争胜

/ 246/ 3. 丹阳巫覡

/ 251/ 4. 北伐东征

/ 281/ 第八章 楠木之下

/ 281/ 1. 丹阳国殇

/ 287/ 2. 女巫灵仙

/ 290/ 3. 桃花无语

/ 296/ 4. 武王不归

/ 308/ 后 记



第一章 楚庸争战



1 斗沮用兵

八月中旬,暑气渐消。

天高云淡,北雁南飞。

江汉平原迤西,渐通山地,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丘陵,在广袤的平畴间星罗棋布。

秋风吹过,壮阔无边的稻浪起伏,一望无垠的黄粱点头。

远处的丘陵、山岗,层林尽染,红艳胜血的丹枫,在一片碧绿如海的樟树、松树的烘托下,像燃烧的云霞,像恋人的羞靥,喜吟吟地映红了半边天。

风中的木叶欢快地起舞,“沙啦啦”地合唱,送来浓郁香甜的果香,沁人心脾,令人沉醉。

极目西望,是连绵的群山,势若奔马,重峦叠嶂,绝壁千仞,万壑争流。山中林木萧森,犹如龙吟。长风穿行于深谷巨川之中,不时伴随着虎啸狼啼,排山倒海之势,自是不同凡响。

这是楚国西境,条石筑成的西河关塞,依山傍水,雉堞连绵,箭楼巍峨,堪称易守难攻之地。

镇守西河关的将军斗沮,是楚国斗氏家族的中流砥柱,率领一支三



千人的步军，负责关隘守卫，同时机动策应房陵粮仓。

西河关是阻挡百濮部族进攻的第一雄关，此关若破，百濮军队将在辽阔的江汉平原上，纵马驰骋，长驱直入，楚国外线防御将变为内线作战，国都丹阳城亦将成为防御战的最后堡垒。正因为西河关塞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，是以楚君蚡冒、朝中众臣都格外重视，将千钧重担压到屡立战功的斗沮肩头。

西河日夜流淌，从西河关塞水门穿过，一路淙淙东流，在房陵粮仓附近曲折往南，汇入滔滔汉水。

一株虬枝老柳，一椽低矮草房，一块褪色的酒招上，字迹漫漶。

秋阳挂天，阳光明媚。斗邑的农夫野老们，聚集在这个乡野小店，啜饮酸甜酸甜的陈年果酒。

邻舍是一家铜铺店，日日夜夜响着“叮叮当当”的敲打声、“呼哧呼哧”的风箱声。

年过古稀、白发白须的斗氏长老斗魁，永远坐在临窗凭水的那张条案前，陶泥粗碗里盛着永远也喝不完的果子酒浆。

“新饭来啦！”店家老嫂用湿布缠手，捧出一只热气腾腾的陶制三脚鬲。揭开鬲盖，饭香扑鼻。

斗魁神情严肃地拄杖走出店门，将枣木长杖交给身旁的后生，洗手，擦干，满满地盛了三碗，恭敬地放置在门前溪畔的神案上。顶礼，跪拜，众人皆跟着下拜，合掌祷祝上苍保佑，年年风调雨顺。

斗魁在后生的搀扶下起身，回头拄杖而立，布满核桃壳般皱纹的脸上，马上笑容舒展，道：“尝新啦！小子姑娘们钻野林子啦！”

“这是长老的，这是大伯的，这是三叔的……尝新饭啦！”老嫂麻利地给每只陶泥粗碗都盛上一勺新饭，最为高兴的当属衣衫褴褛的孩童，他们三五成群，打打闹闹。小小酒家，立时变成欢庆丰收的幸福海洋。

“尝新饭”是楚人秋收开始的必要仪式，每年待到谷黄时节，开镰收割的前一天，农人从田里摘下一筐饱满的谷穗，去皮后做成新饭，祭拜上

苍,祭祀祖先,家人无论老少,也各盛一勺分享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相比于西周时代亩产一石的产量来说,春秋时代的粮食产量得到大幅提高,但是,由于耕作技术水平低下,江汉平原水稻、黄粱亩产仍然平均只得三石,八口之家治田百亩,一年可收获三百石,以“什一税”上交国库三十石,而每人每年食粮就得三十石,其它一应家庭开支也都包括其中,是以经常入不敷出,要以野菜粗粮度日。如果遇上饥谨荒年,饿殍路毙,往往在所难免。

今年是个少见的丰年,斗邑家家户户省吃俭用,陶瓮里尚剩余粮,如今又接上了新粮,怎不让他们高兴?

对于成年的小子姑娘们来说,夜间“钻野林子”,则是更大的刺激。楚人好巫鬼,在稻粱灌浆、成熟收割的季节,模拟阴阳交感,以此取悦、感谢上天,认为如此野合,最为有助于丰收。两情相悦的情人,趁机钻进野林子,露宿陌头,通宵欢会,不仅不被禁止,反而会受到老人们的鼓励。

五日后,稻粱收割、晒干、装包、运船,房陵粮仓堆得满山满垛。

而警报就在第六天传出!

这一天下午,斗沮正在军营校兵。除开西河关头守塞的一千步军之外,剩余两千将士俱在校场以五人为单位,练习攻防格杀。

斗沮年约四十,黑面长须,精力充沛,手持一杆丈八长矛,亲临指导,连说带做,手把手地予以教习,说到高兴处,喝退众人,将手中长矛舞得匹练泼光也似,三丈以内俱是森森杀气,围观的步军唯恐被杀气所伤,竟被生生迫退数尺。

演练一番,斗沮陡地收势立住,心不跳,气不喘,端的是神力无穷,脉息悠长,内功深厚,众人喝彩不休。

步军接着操练,斗沮与两名亲兵回到中军营帐,刚刚在帐门口的铜盆里洗完手脸,在长案后坐下,一名斥候快马来报:“将军,房陵粮仓求救。”

房陵粮仓是楚国西部的唯一粮仓,当时楚国粮仓一共设有东西南北

四座。房陵守将是千夫长斗仲比，今年征粮完成后，房陵粮仓堆积稻粱一万五千石，可供养数万大军，而粮仓历年所积稻粱粟稷，尚还有五千石左右。一旦被掠，或被纵火焚烧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斥候奉上简册后退下，斗沮凌空抖开简册，匆匆展读：“斗将军：昨夜子正时分，三千庸军来袭，旗帜不整，服色凌乱。我恃险坚守，杀敌一千，自损三百，粮仓多处被敌火箭射中，幸有百姓救火，得以保全。据敌俘所云，此役由庸国策动，绞、夔联军尚在路途。斗仲比请求急援。”

斗沮喝道：“击鼓聚将！”

鼓声咚咚，三名千夫长顶盔贯甲，闻声齐聚帐下。大家传看斗仲比来书后，围立在营帐中间的巨型沙盘前，斗沮用剑鞘指着沙盘，缓声道：“房陵粮仓距此一百二十里，若乘舟从西河顺流而下，一夕可至。当务之急，是救或不救？大家说说。”

熊率且比亢声道：“当然应该前往救援，二万石军粮，一旦有失，可是死罪。末将情愿立下军令状，带本部人马前往，杀尽来犯之敌。”满面蓬乱的胡须四处飞扬，显见情绪激昂。

面如冠玉，五绺长须飘拂的斗缙沉声道：“‘三千庸军来袭，旗帜不整，服色凌乱’，此中大有玄机。庸军从何处来？显然不是从关隘进来，‘旗帜不整，服色凌乱’，似是分批次从羊肠山道进入楚国后，再行集结。而‘绞、夔联军尚在路途’，未见踪影。此时调兵，扑朔迷离，如同与影子作战，将军可要谨慎处之。”

雄姿英发的万方中深思道：“三千庸军冒死进入我腹地，是否佯攻粮仓？攻我所必救，意在设伏打援？奇怪的是，西河一路往东，俱是平原，也无处设伏啊？这支尚未见到踪影的绞、夔联军，究竟在何处？意欲何为？”

斗缙抚捋长须道：“将军职司镇守西河关塞，策应房陵粮仓，眼下庸、绞、夔发动联军前来，显见调动了百濮部落中的精锐之师，其战力不可低估。如若分师前往救援，我西河关塞防守力必然下降，敌军意在攻下西

河关塞乎？西河关塞一旦有失，后果怎堪设想？”

斗沮道：“三位所言极是，然则情况紧急，已容不得深思熟虑，只好走一步看一步，军率听令！”说话间，大步跨向长案前，拨出三支令箭。

熊率且比、斗缙、万方中转身肃立。

“熊率且比！你率五百步军，立即乘舟前往，营救房陵。沿途要大张旗鼓，夜间要多举火把，虚张声势，予敌以我方已出动大军救援房陵的感觉。暗地里则要多备火油火箭。昨夜我观天象，月亮已在箕、壁、翼、轸之间，明天夜间必然刮起大西风。你等明晨抵达房陵后，选择西边安营扎寨，深沟高垒，从后面掠阵之后，立即退回，不可与敌恋战。静候夜间风起，你等鼓噪放火，趁乱杀敌。此际天干物燥，敌军思谋焚我粮仓，万万料想不到我军会用火攻。此亦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也。”熊率且比双手接过令箭，兴冲冲地大步流星而去。

“斗缙！你率五百步军，前往鹰岭扎寨。鹰岭此去三十里，策应便利，往来迅捷，既为机动之师，也为伏兵。今夜二更后移师，务必卧鼓衔枚，悄无声息，事在机密。我料小股绞、夔联军会从西河关塞后边进攻，届时你等但见西河关塞上燃起烽烟、烽火，即可出师夹击，务求一举全歼。”

斗缙道：“斗缙谨受命！”

“万方中！你率所部将士，分为两拨，一拨负责征发守塞物质，滚木擂石、火油火箭，多多益善。一拨帮助百姓坚壁清野，转运粮食牲畜，征招民间勇士，加以攻防操练。所需钱粮直接从库房领取，勿须申报。”

“诺！”万方中拱手出帐，红色的斗篷随着转身飞扬如同猎猎战旗。

斗沮在长案前坐下，沉吟半晌，酝酿思绪，侍立一旁的亲兵蹑手蹑脚地准备好了笔墨刀简，斗沮文不加点，奋笔疾书，向君上报告了事情的原委、军队的部署……写好后，装入牛皮信筒，在封泥上加盖西河关塞将军印章，传令斥候飞骑前往楚都丹阳。再写竹简，与斗仲比约定明晚夹击庸军，传斥候急马飞报房陵。

做完这些，斗沮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大战在即，总有百密一疏的担忧，总有千虑一失的惶惑。

走出帐门，听得营中刁斗声声。

秋日苦短，太阳已经遥坠西天。

登上西河关塞，矛戈如林，旗帜鲜明。守关将士铜铸一般，立于箭垛之后，装备整齐，严阵以待。

凝目西望，但见群山巍峨，百瀑飞挂，聚成一脉西河，清流急湍，叫嚣奔淌。一条山中羊肠小道，迤逦蜿蜒，伸向无穷遥远的深山。

“来吧！庸国大军！该来的迟早要来！”斗沮紧握腰间长剑，双目锐如鹰隼，充满仇恨的怒火。

山路弯弯，傍晚时分已经云雾迷离，庸国大军必会从此路前来！西河关塞能够阻挡住庸师吗？斗沮陷入思忖之中。

“将军，斗尹大人求见。”亲兵稽首来报。

斗沮挥手道：“快快有请！”

关下的斗伯比，二十出头年纪，生得温文尔雅，头着黑色玉冠，双目如星，一袭白色粗布宽袍，腰围素带，悬挂玉佩，从白马雕鞍上跳下来，两名亲随接过马缰、马鞭后走开。

斗伯比缓步拾阶而上，笑意盈满年轻的脸庞，夕阳映红白袍，愈显得神采奕奕，格外精神，道：“将军治军有方，劳苦功高，全军厉兵秣马，准备大战了？”

斗沮沉声道：“斗尹大人不在邑中治事，倒有闲空来西河前线了？沿途可有凶险？”

斗伯比道：“在下一骑两从过来，倒也未遇凶险。将军大人，三千庸兵突然围攻房陵，事起猝然，未见任何先兆，是何道理？我楚东南西北四处关隘，固若金汤，一直未获警报，未见大队敌军来袭，难道庸兵从天而降不成？答案只有一个——”

斗沮精神大振，斗伯比所思所想，不正是自己苦思苦想亦解不开的

谜团吗？

斗伯比从容道：“房——下——乡。”

虽然只有寥寥三个字，斗沮已是恍然大悟。

原来，房下乡编户料民、登记鱼鳞册时，一共设有二十四里，每里二十五家，俱为生活在江汉草莽之间的濮族，向来以渔业为生。

三年前，楚君蚡冒率军从云梦泽往西征讨，一路荡平江汉间的诸小部落，百濮部族或西迁进入大山，或南逃进入江水之南。房下乡的居民系投降归顺的濮族部落，人口超过六千之众。

庸国是百濮之首，向来在濮族部落中负有极强的号召力。如果说庸国派出成建制的三千名将士，从羊肠小道秘密潜入楚国西境粮仓重地房陵，那是绝无可能的话，那么，庸国派遣四五十人的精锐，秘密潜往房下乡，策动濮族人暴动，于一夜间组建一支三千人之众的军队，倒是有极大的可能性。濮人民风剽悍，无论男女，皆以习武好战为荣，在战场上人为战，莫顾生死，往往会在水草遍生的沼泽地带发挥骇人的威力。

作为西河关塞将军的斗沮，平素与这位白面书生斗尹没有打过多少交道，本来二人各司其职，一为冲锋陷阵的将军，一为管理刑讼钱粮的文官，两人的掌管领域各不相同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但此番发生在斗邑境内的战事，让两人发生了交集。听了斗伯比一番开解之后，斗沮甚至觉得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人不简单，太不简单了。

斗沮恭敬道：“可见房下乡民尚未真心归顺我楚。敢问斗尹大人，如此局面，将如何应对？”

斗伯比手抚悬挂在腰带上的玉佩，缓声道：“分兵解房陵之围，然后回师夹击关内之敌，同时严防关外之敌。呵呵，在下这是书生议兵，见笑见笑。”

斗沮抚掌大笑道：“佩服佩服，若是由足下来掌兵，我辈岂有饭吃，及早归隐田园了。足下所言，深获我心。”说罢，拉起斗伯比的手，兴奋地走进营帐中。

营帐内已经点燃灯火，斗沮摘下佩剑，指点沙盘，如此这般，将先前所作的调兵计划详解了一遍。斗伯比赞叹道：“将军用兵，真正运筹帷幄之中，妙算千里之外，有鬼神莫测之功。”

两名亲兵分别奉上食盘：一鼎炖鸡，一碗藿菜，一敦米饭。正是军中晚餐的时候了。

斗沮道：“来来来，勿要客气，先吃再说。”

二人坐下，掂筷开吃，双手并用，不时，风卷残云，吃个干净。

斗沮取笑道：“我辈是行军打仗的粗人，没个吃相，怎的斗尹大人，也是如此？”

斗伯比起身到帐门铜盆里洗净油手，用布巾擦干，道：“将军大人，伯比虽然忝为先君之弟，无奈家严去世得早，我娘带着我和弟弟仲比，寄身郢国舅家，受尽人间冷眼，饱尝世态炎凉，经常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是以每有饭食，总是狼吞虎咽，以求一饱；每有恩遇，总是感激不尽，珍若拱璧，以期报答。如此小家子气概，一定让将军大人见笑了。在下幼年曾经立下宏愿，以后但有一线之明，一定要让人吃饱，让人穿暖，对施恩之人要报答好。”言说及此，斗伯比已是热泪盈眶，泪光在烛照下闪耀跳跃，显见忆及往事，已经触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，情感顿时如海涛奔腾，无法自抑。

斗沮肃然起敬道：“斗尹大人天潢贵胄，志在天下，在下实感钦佩。自古英雄出贫寒，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斗尹大人与令弟军率斗仲比，一文一武，堪称我楚人中龙凤，不亦幸甚？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

斗伯比自失一笑道：“好个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！在下失态了。话又说回来，菜是一盘好菜，可惜有点浪费了。将军，请你过来看。”

斗沮惘然不解道：“何以浪费好菜了？”

斗伯比用手指着沙盘道：“将军的火攻、设伏、夹击、守关，俱是好计

谋,可惜有点大材小用,杀鸡用了宰牛刀。房陵庸军只有三千,此役以庸国为主,绞、夔联军想必不会多于三千,由此地往房陵路程是一百二十里,熊率且比所部五百步军来回奔袭,斗缙所部五百步军在此地往鹰岭之间折冲往返,真正是好计谋,如若来犯之敌人数超过三万,将军手上掌兵一万,此役仍将以我方大获全胜宣告终结。将军亦足可凭此一战,名留青史!可惜敌军不会超过六千,将军仍需以守战为主。”

斗沮道:“说得极是,我方重中之重仍是守关。好在军率万方中所部千人,已经准备半日了,在下准备马上巡关。斗尹大人辛苦一日了,不如就在营中休息?在下预计明晚大战必将爆发,此地凶险莫可逆料,明晨我就派亲兵护卫大人回邑。”

斗伯比从容道:“将军,如今斗邑战火即起,迫在眉睫,守土有责,岂容在下苟安于一隅。我准备留在此地,与将军共守西河关!决不后退一步!”

斗沮万万料想不到,眼前的这位读书士子竟有如此气概,不觉豪气顿生:“好!不愧为我斗氏子弟!”一边说,一边从书案旁侧的剑架上取下一口鲨鱼皮鞘的宝剑,双手递给斗伯比。斗伯比接过宝剑,认真地挂在腰间玉佩的旁边。

二人走上关塞,皓月当头,夜风如醉。

本来应该是踏月放歌,兰桨轻摇,品美酒,赏桂花,清霜醉枫叶,淡月隐芦花的中秋佳日,但眼前正是大战之前,紧张备战情景,是以显得格格不入。斗伯比轻轻捏住腰间玉佩,缓缓抚摸,就像抚摸情人的脸庞。

这块荷花模样的玉佩,是他临回楚国前,表妹姬荷送给他的。那一年,他十七岁,她才十二岁。不经意之间,五年时间已经过去了。当年那个情窦初开的豆蔻少女,也该长成出水芙蓉般的风韵少姑了吧?姬荷是他在那段漫长的不堪回首的凄清孤寂岁月中,唯一的温暖。就像手掌中的这块玉佩,湿润柔和,温暖光滑。

“将军,宿鸟盘旋。”军率万方中遥指夜空,语声颤抖,不知道是内心

害怕还是夜寒浸骨。

斗伯比顿时从甜蜜的回忆中回到现实。这个千夫长果然是个能臣干将，仅仅半日功夫，关塞上靠近箭垛的一侧，已经堆满滚石、橛木、火箭、推竿，每五步架设了熊熊燃烧的猛油火盆，十只盛满烈油、河水的大锅已经烧得滚烫，值夜的甲士如钉子般肃立在石雉后面，巡关的甲士每十五人一队，整齐有序地荷戈而行……

斗沮道：“两位军率，快来见过斗尹大人。”

斗伯比、万方中连忙拱手致意：“久仰！久仰！”

斗沮手搭凉篷，极目远望，夜雾朦胧之中，影影绰绰似有宿鸟惊飞。

万方中语带哆嗦道：“敌营距此不会超过二十里，将军。”

关外一骑斥候飞报：“庸军两万，由白侯江统领，驻扎在板壁岩之下，距此十八里。”

斗沮按住万方中的肩头，语声豪迈，道：“所料不差！军率何须害怕？我西河关塞是铜铸的坚城！军率今日征集的勇士到了没有？”

万方中语带惭愧道：“一百八十名勇士，从斗邑募集。皆为牛僮、马夫、铜匠、山樵、药户、渔夫、猎家等，出身苦寒，不惧艰劳，只可惜来不及编排操练。”

这支队列葛衫褴褛，布巾裹头，手中兵器各异，都是平素使惯了的家什，砍刀鱼叉挠钩铜锤之属，斗沮询问道：“列位勇士，可熟悉对面大山？敢不敢上阵杀敌？”

众口纷纭道：“熟悉，熟悉，闭着眼睛上山下山，如履平地。怎么不敢杀敌？正为杀敌而来。谨听将军号令，敢不死战！”

斗沮抚掌朗声大笑，回首道：“哈哈！斗尹大人，足下不是笑我杀鸡用了宰牛刀吗？这回在下就把这支混成奇兵，当成宰牛尖刀，痛快地杀他一回！”

斗伯比请命道：“将军，在下愿意前往。”

斗沮兴奋道：“今夜偷营，本将亲往，以五百虎贲，加上这一百八十名

勇士，踞营足够。万方中领所部一千甲士在关外设伏，待本将回军，白侯江率军追赶时，引兵尽数杀出，杀退敌军即可，千万不可恋战，直接回军镇守关塞要紧。斗尹大人留值中军帐，以剩余五百将士守关。”

万方中迟疑道：“大战在即，将军不可行险，还是由末将前往为好；再说，关上只留五百将士，万一绞、夔联军来袭，如何是好？”

斗沮道：“白侯江是庸国的忠臣名将，此番亲率两万大军前来，已是出动了庸国总兵力的三分之二，显然是志在必得，妄想一举攻破我西河关，长驱直入，直下楚都；但白侯江忠勇有余，机变不足，他选择距关十八里的板壁岩安营扎寨，那里背依绝壁飞瀑，阵前地势开阔，果然是一处安营的绝佳地带。他没有直接攻打西河关，就是在等待，等待我军急援房陵粮仓，绞、夔联军将在房陵战役开始之际，鼓噪从背后攻击我西河关，届时将是白侯江进攻的大好时机，他会率领大军，猛攻我西河关塞，十八里地，奔来只用小半个时辰，一个冲锋即可抵达，是以他绝对想象不到我军会去偷袭，也断定我军没有胆量，敢于舍关空营前往偷袭。”

斗伯比恍然大悟道：“将军妙算！这是一着险棋，但用险用得好，就好在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兵贵神速，敌军万难料到，因此胜算较大。”

说话间，五百名甲士已经集结完毕。一百八十名斗邑勇士披上牛皮胸甲，由于他们熟悉地形，所以排在队前。斗沮道：“还请斗尹大人向君上致书，一是说明此刻我方的安排；二是请求派遣一万援兵前来。”

斗伯比随应随写，斗沮扫了一眼，装入牛皮信筒。传令亲兵急忙上前，打开随身羊皮包，打火融蜡封口，加盖西河将军印。红甲斥候双手接过信筒，跨马扬鞭，驰骋而去。

做完这些，斗沮一跃上马，丈八长矛斜指西天：“将士们！立功的时候到了！开拔！”

大队人马不张火把，摸黑迫近庸军大营。

白侯江果然不愧为庸国名将，营帐布置得大有章法，中军帐的左右两翼，安扎营帐，可以互相救应。营帐之外，则广布鹿砦蒺藜。值夜的庸